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在朝彙九

雍虞集伯生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父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其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

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賈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米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旣竭吾民之膏血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恠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閱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緼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岐則亦培擊排挾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旣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又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費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

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
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
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蕪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
學正揚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
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
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
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出猶迂之甚
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儒無耻巽儒者苟且無
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
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
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
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
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

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
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父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
拯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
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
節所屬庶幾少吝 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 仁宗於
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
得爲而已迹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
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
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
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
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澮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庳脩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閭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斲焉歲入腐壞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異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筭在中產最下徒以知是能散無所爲

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才善矣請聽文貴所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既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欵密鍵固象起拱合理綴無間園空漏水象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遡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橋以民家親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

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沈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推剥乎
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
之或曰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
夫鄭商犒牛敵謀沮下式輸財漢用不價度時酌宜未可
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
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
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
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子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
予故知其入且吳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
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拯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
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刻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

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爲皆生生
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
其智力之所得爲內刺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
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
是者逐々乎相踵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
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
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爲忻愉舞蹈順通之意日有稱而
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
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
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爲患莊周
以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
吾聞善養生者咀嚙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

豈乎夫婦男女也郵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緇襲之厚
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
哉安而又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
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
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
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
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
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
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
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
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者書以求 皇極經世之旨子

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
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滌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
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
又能間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
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
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
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
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
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
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
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
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
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

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々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燄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家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績以具衣食又搏節羸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

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
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
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
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叅政耻
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况及我祖兄又嗣
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
之而士貴也未有所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
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子朝顯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
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
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
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
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
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

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
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
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
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廢蓋可數
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輟環
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
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
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
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
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
其父時宦游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

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
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味歎依々然
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
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
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
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
祀賓客之所於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
系吾志也廼爲攷諸王氏之故辭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
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
滄然雲與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
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爲名公卿固其符
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
氏以學問爲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爲感矣感

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
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爲德也自家而
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則王氏之
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也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
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
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廡得讀泉生所進卷
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驩顧未有
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
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
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
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爲高而

顯為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其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為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為匪直藏其身之謂也。出有淺之為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睚眦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已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手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又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勸激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莫之濱豈無遜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焉。是為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於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兩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晉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為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二十年。

又以水壤官家葺焉又十有二年爲至治元年又壤郡吏考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諧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屬費民不可以數勞必寬其所以壤而求所以長父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壤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爲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其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而後行爲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換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爲政者當爲其所

不可不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則民力其庶幾矣且華既壞於一目思持父於方來不以速成爲能而以他日爲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焉可也

說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尔弓直尔矢養尔氣畜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彊力茫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嬉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心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

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沈濫茫洋無所底正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憂戚志不為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為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為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遠濟也受業於子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擊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三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為之辭今天子追賜諡我先公寔有忠與敏三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予末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為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

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况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欽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爲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剗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及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

意非獨爲一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子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中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爲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爲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

之矣夫所謂俊彥俊又俊民俊上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
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
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
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爲
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知效天卑法地
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
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
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至於成性存
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
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爲也
愚既論高大之爲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
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
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予心也

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緼奧
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
已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以原野不
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
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
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以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
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答問者誰可不
視其所至而況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
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
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
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乎其不肯爲

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噉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
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
語始入蓋退而隳括其所為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措則矣因
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
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
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
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
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逸乎
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
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
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為君

子反乎此則為小人為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
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為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為心
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為文言治
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
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在胡集十

雍 虞 集 伯生

題跋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

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刺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 日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

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

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 國家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累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

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疑間尤兼謙

慎 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廷問經術修文明
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
聖恩親御翰墨作 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
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番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彼又
章之深普者天下之至榮至幸向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
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墓 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剡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
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
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其曾大父友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
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為時師表其家居
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流卒為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
浩齋公名子諱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涪江

之上講世之說聖者之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
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義立亦同
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為之著亨泉銘而鶴山公則
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
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始齊其
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其家番賜其在京師也交好
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廣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
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
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之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其陸
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 闕之何異見朱虎能羅汝鳩汝
方太蘇閑 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顯孝節堂記後

自王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晉序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 詔脩宋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閱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集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每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為之尤甚乎然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盛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尚列口以則襟袂前陳於垂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員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員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閣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

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璽漢昭回
龍光鳥奕永有若臣丑問之親被御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
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問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
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
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
一朔方竒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
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二尤他郡莫及矣楊將
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

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又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
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
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論也將軍之子瑀持
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聞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
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日蜀人虞某伯生甫
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名因爲辨心遠之說
以道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
興之命其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
作人之成器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
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一之治且非其治
矣烏血是誰之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蓋自醉於汗下所見不

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言古乎推吳興
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指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
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歟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
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季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若通氣純靈不利割不銹廢
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勝趣世亟羣慮息純乃德

左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
作也公與吳大宗師交善公為著文甚多皆體博奇偉及得
此劍極古以為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六句二云文成於大
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卒與吳大宗師者劍

道舊而亡其文蓋二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
蜀郡虞集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曩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
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者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
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波 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
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 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
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
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
必能文記載遊如每為之二慨矧和寧 祖宗興龍之故地
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困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
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
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瞻尚多有之吾安

得困乘傳車稱使者編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使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寓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家其威儀者何日忘之瞻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諒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其從王公之孫緒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一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其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政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為名托物擬倫君子豈

偶然哉雍虞其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為分地即為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材千汴稍增益之以為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為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歸然遂為前殿矣規制準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

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其精上意觀其位正經宮之意幸無堂禱之譏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倦二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其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陽進上策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至聖草創然猶闕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贈習求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禕而
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遠
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雜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
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翻到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
卷罔然臨池者尚二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
勿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
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名水劉公及其姪
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
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
之曹公公子自是公冲章而舊唐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

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少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
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教吳太宗
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一四
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
亦不敢不慎也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
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八繼皇帝天統克續祖武朝廷示廟之禮爲重先生時
爲太常博士章儀注朝謚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
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祭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

天子爲之改容臺者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
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謹誼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究其

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為諫議大夫
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為司業守道州
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
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禹福武人年八
十餘猶知督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
乎是可為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
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
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未報奉其
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
自其鄉還涼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
家有儒士廬居而長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禮

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論以慰之乃見天曆二年進士所為
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
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王歿守志教子至
七十一而終方與祖之夫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
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
興祖為告其隣近就焉以歸為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與祖字
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為世道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
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
不足窮其波瀾之妙徒謂其辭以悲見其遺音雅舞於滅沙
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象

歛風流之表劍之夢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紙米薛而有餘風
流擬晉宋而無一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畫世之手使
千載之具眼識一妙於遐邇

馮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畜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
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處全所為此近是哉然指河南
已有華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
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畫妙一世此卷
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
所者知之也陸山翁五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
了了上具語即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歐章周儀之至元十二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

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為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合材
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朝死皆薦之皆欣然以為當而
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試海郡已幾七旬矣其在翰林薦
為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章之感涕雨也夫傅先生故宋
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為賦讀之泰定丁卯陳眾仲自溫陵
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傅又
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
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
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為信仲言如此所謂魯
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
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傑

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人下講學論政諸書
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
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
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
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為祿仕者苟干祿以為貧亦復何議哉
而為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為士君子
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斲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
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為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一吾
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
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
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始放此某昔

嘗承之與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後選以而而集賢
堂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一試而淹滯之士甲出公論
黜之乃與其察察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
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為序錄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蕭灑者無所容乎
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禮義
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
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動於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幸未今 天子

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筆冢具存雖與此
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來而求之取

題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
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之則泝先君之意也
今彥和身處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
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曰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火者曰
魁象物以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
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五岳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李宋

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
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
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冒俗
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
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
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
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
叙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
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
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二三岨虞集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
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

事於太廟予與執邊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
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榱桷椽杗之材於江
南事嚴衆寡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
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 詔脩經世
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不食臣咬住出郡百餘
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
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 詔建寺集慶還拜侍
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
予又書此一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
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
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
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大學生辰州教授閔陞從事二級告重
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
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上及目
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
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及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
其用之如何耳二告自懷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
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今通暢善
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父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
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
語勗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
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

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之事親無一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皇朝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說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者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平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魯子油家藏也子油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為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以遺之敬甚懊恨蓋大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為謝公書在也其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二年召故叅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虛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况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魯子迪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迪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諒然孝弟之忍故可與諸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京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魯家藏也所禁之事 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帳殿御筆及侍書學士臣桑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翰林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為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二月臣桑來

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戴之至

皇帝聖旨

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刻於城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聽候夜行象牙圓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員詳驗巡警其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

聖旨不以是何官其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上日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中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

卷今侍書學士臣朶朶來以金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者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出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三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 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懼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茹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境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日為亂致頌重兵數年 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

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 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二品與所居官等從道亦

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閑先
生吾蜀若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
避文勝之史也其備負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
癸酉閏三月甲寅虞其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祖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又安之
境乃以弗率聞 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
各奏厥功又以 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
夫以出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設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
只知程不識用京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所恃為公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徇之薰
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
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 賜菊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護草詩當時
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尔然戒殢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為期
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稿十一

雍虞集伯生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間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百家傳而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充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廢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未矣爲幽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皆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久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

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雅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出至大觀益精妙今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郎安思陵臨池之好九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亦有顛轉招懸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追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耳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不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文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為國士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為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予獲備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

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身自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甄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為君子而為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勦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為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為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為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為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師傅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遠金事近接耳目即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歲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帥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

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之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祖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

故也今季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意內無飢饉天關之患而一家之間教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實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問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外權言設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

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替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誠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歲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於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

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復要宦者三十餘年既
老子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
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
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
苟善用之誠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
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性比立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
梁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蕩與右軍美異臨學之
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

法此其可觀者也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於嘗出此賦真蹟九
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公正賈似道購求
此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
詰備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之目何所
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
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
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傲於
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
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

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龍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詩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此故云人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詩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鄉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亦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元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

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
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致不
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猶
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
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藉者幾數十家家謀不存則或
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
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曰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真諸孫贊
舉進士京師爲予道其詳愛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
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
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十桂
而贊果首啓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傅明書并李唐山水詩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中李傅明公所題也燕回顧瞻嘆其

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益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
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
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其公之書之
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
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汰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
魯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
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音惟不惟江南爲然金
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畫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
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
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
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
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
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所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

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体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稼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其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体乃佳尔提官文不敢拜書翰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干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宣其再拜
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燭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迹兩年相從甚熟知其耆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燭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遷之近而李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十之議李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謂之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平

歐陽元公侍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迥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為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訟檄湖南，實存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官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敦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水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暮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木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木魯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為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義在貞節，怕有而世

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在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馬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令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吉墊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徹徹子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其侍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

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閭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那花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燕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歸前後諸擢亦一備書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燕赤退舍事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搥楮為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

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懔々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嵬軍 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場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 旨修遼金宋史至今 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 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大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畧足以考見燕城中統 前盛衰之迹噫使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說即因弁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天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為之蓋勢然也 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

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漢書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頽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為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

而粗加彙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託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憾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毅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

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
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叙
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
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
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
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
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
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
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
贅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
愷清慎端介為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其敬識
而歸之

是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實者乎
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
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
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
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
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
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
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
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

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踈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遺存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

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實者乎其來中朝待罪 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俚而類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彙十二

雍 虞 集 伯生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其等言待奉 聖恩肇開奎章閣將繕萬幾而就佚持六藝以無為此獨斷必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報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擬於義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此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

極襄贊之形容探賸圖書玩盈虛之來往真心神之融會成
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
竊羨臣其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其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
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了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
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
明時臣其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
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
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
之誠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茲與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
之蘊必器能可以相濟崇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象孚信必至
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必器而臣等性本固陋學
尤迂踈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補國人之譯方稍
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
人之歎况乎古等之愚是故設體上尊教禮廣履既極詢諮
於累歲茂聞補報於懋蒙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宣
諭之重俾兼講說之司雖竊思榮愈增憂責益甚蓋天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
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遠方畢服猶畏水旱之為災群
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一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
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未於窮堯俾益消埃於山海臣等敢不
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異必由於正路

未出之事不敢避麻有成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緝萬言臣其
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等誠感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賀親祀禮成表

聖曆具正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官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
安人神交暢中育德宗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
戴密錄於天授御雲就日護靈綬以來歸瑞雪宜平洗干戈
而載載圭衮綸龍章之成節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
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人治之成功萬壽齊符受明禋之純
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繼唯且止統脩禮祀於太官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
曲率土懼心中育有德以興無為而治御衣衣而酌拜電得
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龍虎但久而敬慎節韶依律鳳凰
噦之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
造士登賢昔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侯戴之誠鳳詔頒頌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
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今緒用克
續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乂天回日轉輝光被履
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二事心繼
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斂福願永保於壯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專博如天之為大顯
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
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

獲之純假如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
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春奉景福於一人
闡慶延宗社中賀 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
大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齊璠冊之標華衍金支
之奕業茂迎蒼曆益介鴻禧臣等滿位外廷無前殿二南
風化詠關雅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淵之庭日爽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緝義好
聖治家更新中賀 懿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星耀燁乎經綸
之為章朱章醴泉如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反臣
等窮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綸綸補綴之文歌頌永

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册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
隆頌聲攸作中賀 欽符天則 祇接聖謨 妙治無為揖讓允稱
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圖於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
承之孝備兼眾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筆劄幸題編簡鏤鐫
白玉燭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勗之夫之順事嚴宗
社慶洽家邦中賀 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
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丕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衣履之
昌臣其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恭奉鐘鼓永歌正始之風祖
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 著家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煇之慶均邦
國燕及宗枋恭惟德滿柔嘉身行慈檢肅臨中壺佐庶政之
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當珩在御衣亂開扉祥泰列鈞
衡欽承典則致闕睢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朝之詩
取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開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
辰誕膺禮典欽惟柔嘉有則恭給夙成鐘鼓瑟琴善繼徽音
之美禱諭鞠展宜占示吉之文嚴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
海皇四喜哀兼總史延來賀書乞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
詠正始於闕睢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
赫淵表率循舊典華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
於至德慮周宇內承桃仍屬於元良因萬世之基圖受九重
之孝養皇時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
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陛下極廼稼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濟協
吉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陰顯復鈞陳華蓋有來萬乘
之朝日觀書學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因本宜益重於坤
儀屢備引詞林遙瞻禁南興仁興讓常聯棟葉之相輝得壽得
名克保羅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啟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

初謳歌爲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

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不粵在

太宗御植符而

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

情車服旌旗皆昔

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

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竊以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

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求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

間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

久之計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

家世之舊愚愆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以畀重

官錫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祖考當備

戎行其於明經實漸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與十一

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

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甘明有限通

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有願望忌諱

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售私情是徇大射有

傷以致縶愆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推知並進於老

成度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浦輪之招皆年期願爲

困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

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其敬歷中外承按

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袞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

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問而弥郡心以久

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頌優
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指不致廢祭之職亡尹九鳥之盛已足
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未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孝也博考於
訓話事物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溫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
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未俗妄相標
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
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溫
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
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
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穀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事患難勵志弥確其
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

躬行非徒口說伊馮勸講心蒙聽字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其著
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入十除前職實
契公論日即不見到任右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
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 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
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
言退問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
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
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
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嘗深慚愧况卑

職世從軍歷任省其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
道青其公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
代言深如訓誥之弥文其筆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
成德文學進其緒持自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
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
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吏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
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爲此
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
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
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人行舉以自代
實爲允當

講畢奏特加蓋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

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

守定品此 朝廷子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
制而一一勲臣之家因茲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
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
首師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
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
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編歷其
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也
世白圭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
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
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
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由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時
其功庸誠爲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一家封贈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論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翼公曰忠亮延祐二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諡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諡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撥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璫之亂敗襄陽夏竦之兵定高麗發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日足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

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且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廼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其熟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益法德美才秀自文宜合崔益而易之日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瑒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網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輿布而就休養故其大者奮於智奮為之將相其廉取者性不卑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准東西

轉運副使潘公瑒者年未弱冠推釋爲吏並駕群材一時嘆
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
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
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
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
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
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
有所考哉蓋法慈惠愛民日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吾君以易
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
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
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慮變有餘智持又有定力處物有成

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溥之資險忍爲術汗陋
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
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
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
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
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荅刺罕公之仁明正大
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
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
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
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雷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
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林田鑿井之民

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
啟歷其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以飲食之奉儉約不與
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當
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法繫夫公正曰忠執心決
斷曰肅請易公文曰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嚴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
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孝政事隨施而見不為
喜幸不用則不為憂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
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各終身不一試謂古今
為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特閉戶讀書吳始有
求用之心及為翰林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

之略無厭當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
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
而取名以救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
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
教論禮則敘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慶已
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
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
之意實為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
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

李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李者匪輕翮
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 朝廷其謂監李何則區人之未喻
也謹遣李生某等請平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北棹
毋阻幸甚

應章廬先生初度啓

侯鴈旋春 紱麟紀日 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
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收叙人豪並與伯仲作於
一門師友萬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聖兼資張陸之切磨會
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閱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李
士先生曾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聳
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價將垂於訓戒滿論何憚
於歸來穆若燕閒齊戒以間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
先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坡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仰鑒
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寃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表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
而思學感弥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昔拜父
師之祝撮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素居旣久脩踐
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 聖明權 儒林每踵先生之履
煌 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李士先
生卓尔大雅歸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齒齡之維永坐施重几
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
借更俾久長浴社耆莫許繼兼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
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父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
海空聞意或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人幾亡於世
故倦之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解而嘆能無廉
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極臣委曲道將軍之佳爲書以授賢子馳驅
將使者之華受弔弓而求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
所無其托在交游尤深慶并虎皮裹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
首在途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齊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綬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屈弼昌而成錫某相知最稔揆
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薄寫慶踪尚幾體照

除夜以信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瀾之獲歲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
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蒂斯皇未覺
爲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饒歲

蜡賓印虎擊鮮俄給於來田胞吏執牢爲酒遂蠲於孝字未
注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腹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
持肩願祝於有年涪藪屬慶薦拍更均於嘉友清言占謝更
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憶過庭每道胡南之學晚同載筆每
倍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雀黃願維駒於朝夕公
憐樛櫨顧問聽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謂衰之敢受乃若
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章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
擔竹簞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待旣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
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漸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
勸蒲輪之駕樂縹緲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
有各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高西碧餽歲啓

篤叙鄉情特摩節物七鷓駢首來同祝饒之鳩 鷓傳書俾
載迎春之燕 昌采之獲温之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

還耕聊奉時哉之嘯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藁十三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維虞集伯生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姓字
 遠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并賦采地之人烝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者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年朝成某年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奉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碑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落藩建牙壽廬帳於滦河之上始修城郭宮室
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近得生聚以控朔南之文及于建國
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
而至先寒而南宮附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
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
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漢景帝撫綏使
蕩來而厚社然後奇貨用物本末藏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
以每名都馬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傅佐至於府
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有年祖子孫世守其言 列聖相承
莫之有易也臣嘗載望遊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
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
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施文書以進或

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
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
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餘粟或不藉
而奇袤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
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
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
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
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勸之海內賢士賓客
及門者迎款有禮賦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府市無
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
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關入則准其無罪而奏原特
罕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
道者也都人士所以戶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故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
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
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也乎諸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
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迺相率野祭
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
又如賚之張恩齋澤何其思厚寬大也哉公會祖諱種德贈
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貴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
贈諭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
憲父諱仁榮光祿大夫上都留守忠肅親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西義陟西等處行中書省兼贈推訪官力勦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諱忠貞公諱勝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
使魯花美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諱惠慈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日足
書其事又為作迎送行詩以清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二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壽車馬魚二雅
雅履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危俎有獻羔勺榮毛之亦
有芻椒鍾鼓既作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晉樂兮衣衣綉
裳劍佩鏗二乘車彭之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
孔迹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出公世侯保我子孫
肅之尸祝階除盛服千秋萬禩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二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
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刻之臣拜手稽首而言
曰臣持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卒歲月累已具見今重
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 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
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月六七十年官府治弊工賈
通易人用樂業必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 有賜碑之 詔
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臣 貞
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 稔
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在
貴京兆降總管兼諸軍奧魯贈勳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
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高諫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抽誠宣力竭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
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
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
元三十年 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
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祭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
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
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
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泰定 年贈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諡惠愍以其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
國夫人捏古真氏稱子曰惟一其官惟賢其官女長適中書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繫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爲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此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前以決其幾公乘傳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察宙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探甲擁毒霧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與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歌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出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辭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

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禍
爲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
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
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
妻賴上知其故而諸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
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爲大事者
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頷之
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書二使
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替決之功也及以出官
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
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數怒欲
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 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服則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殊爲國家去憂乎
會其家人受宣民財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
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諸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懼天下
爲之歎息諸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元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勸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
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牛醑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
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
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業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鄣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
守臣守臣合于入某王所皇建大都俾其士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營是世官寔繇忠貞交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禮開國自公而王進而敬尊令德不墮寔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顯冠在陪左右入陪殿惟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明受不虞陪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古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旣信旣
篤一日出公俾贊大祿惟是登庸國將受遺不競不絀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 聖朝都歸公是職于應于旅肅
肅于城勸其休勞日開其 駕工師勸其 聖德而本敦未忍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惜于 貴妻禽矣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典文以教躬率善道歷事四朝旣歿既安賜車

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扶其體多藏靡悔迷國之宰
余今弗懲 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興曾其
天乎衣裳之遊樂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々令子藜
爲名臣考孝忠公志其伸公文其所存松有柏公食其朝
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
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
霍遵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
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崇魯國第常生端明殿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吳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
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
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
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祿監丞
年以登極恩轉奉
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
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
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有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
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
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
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
明年自廣州帥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
軍之為宋守者帥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
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公廣東官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
衣冠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官具從者四十三人千戶
五人百戶三十人扈把十人居七年 天子思其材命奉御
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
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年六十
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陸郡
盧擊為之誌又二十二年為至順元年彌寬調官 京師請
易公名於朝於是有人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
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
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
履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
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異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亦以才畧出其家而異國
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出家者矣公在髫髻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爲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兵器之事曾中具有成策潛旣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文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詠利害而淪成言市人不爲也異國
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儒謾談池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從爲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使爲新守
而已矣公在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則賦文書治辦發度

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募藝以充之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生將以充數郡守秋闕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
出誦典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
治決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擗首亂者擄之百衆遂定路鈴
轄詹馮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倖好悔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
力當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道期理掾三日
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園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
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

結髮娶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循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漣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聞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得
循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尚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觀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觀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
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之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
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
資服食斷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
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王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
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
日見其至喜而因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
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日莫公親候之見有光呈
呈在水土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
稍二傳人聞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
寧彌家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廢公為奉訓大夫韶州路曲
江縣尹六二孫男六人巖嵩巖嵩皆而集先世勲業與公家
相先後莫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

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柱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圖史得以契家執筆記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出皇既定南土延輶迺安不震不怒迺瞻赤子安其
毋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頌之其城民人衆多有
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十有層城
世將豈相出武出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
民皇威孔密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之德音嗟世
涸濁言思祀之密室凝虛鑄金爲舟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
孝以忠者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應仕
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滌浹松桂在山澤有蘭
麝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
養是時 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
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特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
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
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
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
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
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
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
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二年止
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
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秦定元年 月葬公南

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叙曰
出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
豪華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
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
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以自別於士
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
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
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更具
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教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
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
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
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
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避同幕頗爲動

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爲首事即日其省
憲主者開府門列坐諮問以日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々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
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文書書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爲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爲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爲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賕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効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戶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才急於需樛樛畢輸優游無虞榷榷薪樗朝服于子名駟大車爾臯我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恙旣勞旣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旣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秦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與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口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赦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駟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微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絕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困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忍鬻羶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之吏士或亡或餉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
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
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
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
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
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相時事以觀其爲人而
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
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出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官而事軌
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
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
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
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
於葉這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
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

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二十餘年大小數
十戰年六十二矣而後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
間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
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
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
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
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
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
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
人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隄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僞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二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凶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

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鑿水門水牯二十餘所以備蓄泄擊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一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曾讓張梅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姪某姪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出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壙鄉長鄉村或曰長鄉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鄉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旣又出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口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千百列
校衆正咸係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
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臨未究用其儲則
深建村發能後克有任煌 治朝四遠無際去兵垂濠川淨
雲委葦藁弗齊孰及孰治使將恩言頌首自歸大廷之問濟
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 榮友重親贊書啓封
既聞既陳桓武績耀之文藝表其成著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葉十四

雍 虞 集 伯生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
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旣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
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
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
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
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
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
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

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為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 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

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泰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

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壇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擅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壇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被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塹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璽龜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璽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從然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休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難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
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
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
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
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
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
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
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
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大煥入覲 上嘉
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
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
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
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奔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
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上卒誠厚甚今敵已
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圍外
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
之即日自馳駟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
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右將
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
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
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知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
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上還戀反迎刺之應手
頓墮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
遂潰走是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
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樂此戰衆尤服其

奇焉焉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
焦山南其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
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圍山之東王奪其
戰艦八十伴賊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毫軍忠武王舊所
統也王以為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最難敵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為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
書左丞董公六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
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編臣
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赦其柄臣之罪而詰
之遂屈服竟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
又叛王力疾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
我師怒拔之眾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首而已台民至于

今歲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
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
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弟廣王曰南輝
既立且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
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
節度粹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
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
既南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
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劔甲為賜則臣也得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
其軀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

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
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
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
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
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
將持火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
寨砲礮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
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
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
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
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
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上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
省調至皆避其部然憐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号

今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
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
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出山
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
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
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
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
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
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巖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
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
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其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
衆繼之王命高構射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
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

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孤弩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
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
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
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
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
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
必不可不見首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
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劔與
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
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二 上聞之震悼詔京
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望

相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
上謂大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爲最張
氏史氏俱稱拔都更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
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敷歷臺省二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
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
辯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已不以爲惠尚氣節
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
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
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
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
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
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搯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
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
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
在海土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
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
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
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
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
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

功乎其著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
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著薨之日天
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
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
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
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
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
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請葛武侯旣歿所在求爲立廟
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晉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
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丞嘗
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
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

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出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二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之談笑畢渡木顛炒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

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鏡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閭請具爲奏若峻阪阪馳寧扼兵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騰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

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取止乃錫神劔名甲副之挾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

其餘幾王言三進求訖炎紀橫梁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鱸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二錫彌

尊以啓王封冕爲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出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

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二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焄蒿浮苾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

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頌二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筮簫鏡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昔我父

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挾其要遂深蔽虧群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二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過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々天難諶斯
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々亦惟世
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二
其居侃々其容孛孛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々視此無斃
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王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伸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什金爲河南
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二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揚
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
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

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

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採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鉄治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

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南勇去庶不及難曰山南亦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空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觚都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追聖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二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末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

大夫僉秦禧宗禔院事從德

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政時中刑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出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述其先人間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表請銘之曰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瘴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紅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諱有令善維洛決、潤澤拍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黜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家原既莫知其處蓋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柰何忍使邈焉堙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

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旣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
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
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
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
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
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
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
錄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旣而
歎曰爲成書父亦必差夫曆數首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
之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
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闕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
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
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
劉從道賈致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
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
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
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大章允
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
爲兆塋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
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
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
猶有所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
以賄敗某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
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
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

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宵去之百代出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終歸視高塋廣以哀各形馬鬣
葬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者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出
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彙十五

雍一虞集伯生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塋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比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寨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閏中梓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晁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惟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耶既至日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為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立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為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從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色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
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
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
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
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
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
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
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
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
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
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
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責稍依傍釋致立官府部著其
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

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
數百官還民間者還之閱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
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
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
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
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
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
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
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
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
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
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
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
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
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
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
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
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
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
相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
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
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六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弟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從以禮能不
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
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父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
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
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蹇、舒、何行
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
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高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朝易
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
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
從我弓馬錫子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扭
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駸々而疾不瘳炎々弗趨寂々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其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助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嚞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兵興寓第而先生止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

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出官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費似迫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法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出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無陽州遂以元縣主簿致仕比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登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

學端緒自此始太理公前 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
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磨若師友然自大
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太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
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
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
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
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
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
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
之爲學也先生筆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謁司其
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愛計根
源不巨涯溪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
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遺稿吳興直大夫

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
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
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二入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
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
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
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元生之終
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
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
之言可信也世蓋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
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
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具爲碑銘曰先
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
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
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
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聖賢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撥拾偏駁欺世之詐文孰爲
雄江漢之東浩々不窮補苴弥縫嘻々粗工有餘而載不足
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闕中
以白圭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
常奉喪北歸至於光墓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
大史故屬某職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碑道碑此
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論議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死丘新息坦途千里
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
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旣蓋有宋
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
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
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
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
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
光人撥茶山中以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
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
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家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
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
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墓至于今久矣昔爲

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
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
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
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
令備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
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
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
高第爲代聞人諸第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
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
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
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

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文山
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不於學遠然若
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
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
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
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
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夫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
已著州里外家劉氏幽蓳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
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
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
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
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一年除荆湖行省員外
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

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
大德二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
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
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
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閔民事者可書以傳焉
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懇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
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扶而奪
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欲以求獲民
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貧死迫之
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
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
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
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
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
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
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
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担安羨寧知官府不敗
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
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旣又以叛告大家者
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
物色蹤跡遂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
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
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
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

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備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莫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瀆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筭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取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家一家徹淫祀一有區興學校築塘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谷刺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山之深爲丞相所敬

重至遺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休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又矣一摠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巖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蔽於世故視神巖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二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用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坐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墓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麈之陽溢流洋洋有燁焉宗世為之望望之擬人有梓有
祀桓之勸農侃之御史愛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
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蓋有綾瓊纓臨溢以縈軒之乘車沒
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
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某曰北邙之
北有重岡蜿蜒墮為袁平日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
流注合于灑南溝之渚淳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
崇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
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
為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
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為兆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安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塋
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附塋大父之次自有
誌太史其為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
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
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
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為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
且厚於此可見故為之銘曰
北邙之壘之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
兮言遭變遷既歲復治兮揚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
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生所
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愛之經懃歎有程方

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
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李士元公
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
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
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
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
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
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請以爲
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
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
元公皆以文章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
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
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內奉常復得爲同朝集

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
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
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
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
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河木曾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
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李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李詩父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
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孝乎先生廼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
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
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二年而後
歸爲郡李鄆城病還東明遠近李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
平李正大德內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

除臨胸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
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大醫
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
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
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
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彙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
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之先
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之用位不多歛而歸藏子以文興于
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公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在朝漢十六

碑

御史中丞楊襄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朵兒只中丞為帖木迭而所構害命昭雪
之三年月日特贈忠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
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
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
釋冤愴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
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
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其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
首而言曰朵兒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

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為丞相
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與聖左右
至為折辱宰相執制中書議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
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
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而只蒲御史拜
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
宰相使大奴曾留字出之乃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
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然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相所受
張弼賂鉅萬 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
御史亦擊其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 詔逮

則其宰相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為不御酒飲者
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相終不得中丞持
之急與聖左右以 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
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
子仁孝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
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為 東宮師傳在 太
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群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而復為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
蕭拜住朶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
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

御文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
大誦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還稱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
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旣
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又亦竟其
所請毀皆先帝舊臣爲不脫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
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
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揚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
帖而諸子列在禁近威嚴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
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
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揚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聽之
迭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洽
之歲不遑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哀贈哀榮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飾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
而一迭木帖而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
人共憤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
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被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官守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
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
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
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
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出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
推忠佐運功臣大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

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之封夏國公益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觀亂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一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字孟先之京師與石丞相答刺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家令丞日久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久化之循二然母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

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

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

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

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

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

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

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啻噍

公節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

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

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又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

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聞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諸
言與矣類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閏月拜資德大夫
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
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西差使幹來不
稱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人納璘
言事件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
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
昌平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俱尙令稍非
材恒不免括括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
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旨爲陛下言者
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雖
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自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
直爲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

書論 朝廷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因之司寇將殺
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
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實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旨言之可得也公
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自我爲之
何以調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
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
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異人
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如亦
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
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

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志顏色不變漂二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亦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且特
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陸厥風勁強家傑時典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為隨剛不為和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靈詠
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闕其樂
不驢以呻投誠膠膝猶秉大均天子曰嘻誠有德猶彼為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愆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押不防兄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廷
慈闈彼獨何心假時建威朝衣載市家憤巷突日莫風起百
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為凶殘違郵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靈明明天子別于奸忠敷言
萬方大道為公至祭極禮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太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二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為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墓則有下窆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跌首丈尺之異以
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
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榮祿大夫買問來告曰昔我先世曾孫高昌未內附以
前者事遂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
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
於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其堂聞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
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
勅則買問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為不可及焉國
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
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
者五等之爵視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干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買問

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是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
為請嗚乎不亦盛乎故諸其安傳溥所為行狀蓋達即擊三
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問也延祐二年達即擊三
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益康武夫人追封
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益安
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
封涼國公益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元宗正府也
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益
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謚曰恭肅夫人
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詞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員在然
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白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甘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至重必以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毫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恐畏之是時草創無闢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嘗詣宿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為監毋敢譁安億公當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之心私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五百帛以重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為皇太子慎擇輔翼王金帛者於職為要以其廉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禱

世祖皇帝親征 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為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世皇負矢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

遠邇畢集趨伏恭應必資集擊命為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驕舶五市營裏交

關非偵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為泉州市舶使且命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總焉或得罪蒞其刑

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為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亦又有鷹房數百人蓋

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每敢犯法焉美
畢長身風度向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
毆罵之訟焉馬諾得是非雖或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
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
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
後二年而終子一人買問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居蒙令率吏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厩廄之
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恩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監醫判用宗正功
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
命之為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
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以金穀之產以資之雖豐贍無算
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宣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猶

焉

仁廟嘗奇其材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讀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

失恩惡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紉之

態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問而始發自買

問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

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

不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

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三誠以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

涵育之六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

之用充繁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蒙又方以文

學學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
非吾臣而不責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
咨吾宗正執戈犖敵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祭其有文以効
職守殉眷高昌愍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三龜乎冥升啟
此異數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
下土梵宇渠二牢羞膳鄉旣甘旣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
皇之遺托茲別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
替惟
呈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之王封求
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文建都
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塗其碑

之文請以命奎書閣大學士臣何榮侍書學士臣某等其人
後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
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僚以書侍御史臣馬祖
常所述家一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
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仁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八勲勞之臣實佐興
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顯兒罕世刻子赤者
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者蓋求
以為好也上嘗與名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
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
上賜之
名而出省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

醜則相禮者贊之為之喝蓋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
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為之使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
則以命之而赤老溫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上
上嘗被創甚阿刺罕有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鎮兀都從太
子生子白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烈為保母太子
薨只必帖木兒嗣鎮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合勝鎮怯薛官
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賊績在
七十六而發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
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京昌府子男九幾人健都
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步連口奴都赤八兒亦其保赤哈赤軍
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京昌路總管泰定二年
遷中順大夫授本路薩魯帖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德府尉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遂也不干刑王入觀厲其從行者五
十人備 天子宿衛建都班寔是第 一人奏對稱曰拜奉議
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又遷禮部院事儀拜監察御史中
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言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
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其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
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昔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
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輿之日
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履其省推恩先世而寵祭之何
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惠 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
斯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其具其猷謀佐其
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因多賢才 聖皇在御

乃進乃來乃替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二濟二天子
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未循其本課
忠青孝武勳令聞大河二有所在焉勸文貞砥何千百年

道園

國朝之十六

